詩書古訓

詩書古訓卷二下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後漢書陰皇后紀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于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卷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友曰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昔者齊有狡兎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兎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中論修本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

之應報乎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叢子記義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子大叔對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壘之恥言

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士之恥也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記用兵子曰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

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

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

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

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

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後漢書梁竦傳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

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呂篤親親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荀子宥坐篇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

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

鹽鐵論刑德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

韓詩外傳卷三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說苑至公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卷七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是君之二過也綾

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

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

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

所重猶譬鈆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

燕而有斯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

鞙鞙佩璲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

韍貴賤有殊佩所㠯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

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

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于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

東有啟明

大戴禮記四代公曰大節無廢小耽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卷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

不足强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四月詩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

孔叢子記義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中論譴交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說苑政理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

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
列女霍夫人顯傳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
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藥
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
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詩云廢爲
殘賊莫知其尤言汰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
顯之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孟子萬章上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時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春秋愼人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新書匈奴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

賢君恥之

漢書王莽傳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孔叢子廣訓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鹽鐵論地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伯瑕對曰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荀子大畧篇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卷七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除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自詒伊戚

春秋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卷四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

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

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

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中論法象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

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

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
曰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
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
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
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公族穆子解曰請立起也與
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
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荀子勸學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
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
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
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
道福莫長於無禍
春秋繁露祭義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
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

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
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
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
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
韓詩外傳卷四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
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卷七昔者衛大夫史魚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卷八景

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忠經百工章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

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盖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列女盖將之妻傳其妻曰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

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君子謂盖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荀子修身篇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

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

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

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

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禮論

篇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

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

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

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

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詩曰威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士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儀禮少牢饋食禮北面于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

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
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

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
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
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詩曰中田有
廬疆場有瓜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
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
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
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
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呂氏春秋務本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

韓詩外傳卷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敎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

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鹽鐵論授時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德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漢書食貨志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
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　蕭望之傳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
後漢書左雄傳上疏陳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
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
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卷四故駟馬之家不畤雞豚之息伐
氷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
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
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
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鹽鐵論錯幣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
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
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言不盡物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卷三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韎韐有奭

白虎通爵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

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

孔叢子記義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不苟篇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

也正義直指擧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已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屈信變應故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

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說苑修文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

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
衰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
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懐百姓勇足以
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
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
宜者此之謂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鄭皇耳率師侵衞孫文子卜
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
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
衞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

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註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新書禮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

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

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

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

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斯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春秋左氏成十四年傳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

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

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

之道也

有頍者弁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卷四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車舝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註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楊夫人傳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决先事誅矣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對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亡德與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

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淮南子說山訓捭良馬者非以逐狐貍將以射麋鹿砥利劒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

韓詩外傳卷七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齊相御妻傳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

也如匠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中論治學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註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史記東方朔列傳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營營

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非罔宜　昌邑哀王髆傳後王賀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新語輔政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

黨以囘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漢書東方朔傳是㠯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㠯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㠯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㠯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孔光傳㠯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㠯罔上崇黨㠯蔽朝傷善㠯肆意詩不

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

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說苑修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

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

漢書吾邱壽王傳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

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註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晏子春秋襍上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

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

采菽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叢子記義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 註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采叔 註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子餘使公子降拜秦

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
有安志敢不降拜
白虎通考黜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
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
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
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
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
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對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

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
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舒天子
所予此之謂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
右亦是率從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
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
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

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荀子儒效篇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䋊也縭緌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正義此小雅采菽之篇按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盖師讀有異

韓詩外傳卷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武子賦角弓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昭二年傳韓子賦角弓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

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註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遞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荀子儒效篇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管仲曰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

民無之艮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艮相怨一方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艮

相怨一方

母教猱升木

列女齊女傅母傅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雨雪瀌瀌見晛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

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肎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卷七孔子曰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

瀌瀌見晛曰消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卷四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

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
而快憂則挫而摲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
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
我是用憂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卷四孫子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
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
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
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

瘵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註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列女齊孝孟姬傳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後車奔
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
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傳毋應使者曰妾聞
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毋保阿
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
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君子謂孟姬
好禮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後漢書劉瑜傳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
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

作歌仲尼所錄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范宣子為政賦黍苗註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國語晉語第十子餘使公子賦黍苗註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史記晉世家趙衰歌黍苗詩集解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
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
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富國篇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
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
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
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為之雕
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

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註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原隰旣平泉流旣清

說苑建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

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産賦隰桑詁隰桑詩小雅義取

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卷四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

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列女周宣姜后傳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

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
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孝經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
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卷四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
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人同材鈞而

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新序雜事子張曰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卷四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顏淵蹙然變色曰夫形體也色心也悶悶乎其薄也苟

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瑕疵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見外也

卷七子曰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史記東方朔列傳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

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
修身何患不榮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卷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
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
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
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
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
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荀子大畧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處祉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

而後教誨詔治人也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諭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瓠葉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註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漢書天文志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

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潛夫論交際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附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

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從弟阮先校字